

袒露與重生

——台灣近十年家族書寫散文中的私我認同 (2010-2019)*

簡君玲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家族書寫往往與作者自我的認同有關，研究者因此往往進一步探問的是，在相關的台灣文學家族書寫中，認同的源頭除了對自身在成長過程中自我概念建立的線索外，是否後面有不同的大我認同，包含家族之父系、母系，甚或在台灣島嶼下族群的認同。

然而，在2010-2019的台灣文學中的家族書寫中，我們或可看見更多暴露私我成長傷口的書寫慾望，與家庭成員之間的相處點滴，衝撞傷痕，不因世代或歲月而有解答，或因書寫而有重生的療癒能量。因此本文擬選取四年級生平路的《袒露的心》（2017）、五年級生郭強生的《何不認真來悲傷》（2014-2015）、六年級生江鵝的《俗女養成記》（2016）、七年級生李屏瑤的《台北家族，違章女生》（2019）四部散文文本，以家族書寫中家屋與私我的交纏為研究中心，觀察在家族書寫中如何揭露自我傷口，與因揭露而有療癒可能縫隙，二者之間的交互作用。作者關懷的「自我認同」與成長之傷的關係為何？文中透露的與家人和解或不和解的線索又為何？家屋作為私我與家族成員

* 本文最初發表於由台灣文學學會、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主辦之「2020台灣文學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中興大學，2020.10.18），幸得東華大學黃宗潔教授講評，提點本文關於文類、文學史斷代等面向的思考進一步之方向，雖囿於筆力暫未更深入研析，但誠對筆者嘗試探問2010年代家族書寫的文學風貌啟發良多，對本文之修潤多所助益，以此誌謝。本文提交學報後，蒙兩位匿名評審人惠賜寶貴意見，獲益匪淺，謹致謝忱。

在愛恨繚繞裡的場域如何被書寫？而袒露傷口與療傷重生的歷程間的掙扎與糾葛又如何關係？以上的提問是為本文研究進路。期待透過本文，嘗試考察台灣家族書寫在2010-2019年的散文書寫樣態。

關鍵詞：家族書寫、認同、療癒、平路、郭強生、江鵝、李屏瑤



Exposure and Rebirth:

Personal Identity in Taiwan's Prose of Family Writing in the Past Ten Years (2010-2019)

Chien Chun-Li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bstract

Family Writing is usually related to its author's self-identity. Therefore, when comparing related works of family writing from Taiwanese literature, researchers typically conduct a closer examina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in addition to clues surroun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uthor's sense of self during his or her formative years there also exist other backgrounded self-identities, including paternal and matrilineal lineages, or even the identity of the ethnic group in the island of Taiwan.

However, in Taiwanese literary works of family writing from 2010 to 2019,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literature reflects a greater desire to expose the wounds of personal growth, entanglements between family members and emotional scars which neither time can heal, nor for which writing can offer a rebirth.

This study focuses on four prosaic works of family writing - *Heart Mandala* (2017) by Ping Lu born in the 1950s, *Why Not Seriously Sorrow* (2014-2015) by John Sheng Kuo born in the 1960s, and *The Making of an Ordinary Woman* (2016) by E Jiang born in the 1970s, and *Taipei Family, Girls shall not exist* (2019) by Ping Yao Lee born in the 1980s - to obser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vealing of the one's injuries and opportunities at healing afterwards in family writing by centering analysis on family intrigue, the house, and the private self.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identity" that these authors hold dear and the scars of growing up? What clues regarding family harmony or disharmony are revealed in the text? How can the house be depicted as a

domain in which the private self and family members linger between love and hate? Moreover, how is exposing the wound and the process of healing and rebirth related to struggle and entanglements? This research addresses these above questions and themes through its investigation of prosaic family writing in Taiwan from 2010 to 2019.

Keywords: Family Writing, Personal Identity, Healing, Ping Lu, John Sheng Kuo,
E Jiang, Ping Yao Lee



袒露與重生

——台灣近十年家族書寫散文中的私我認同 （2010-2019）

一、前言

家族書寫¹近來是台灣文學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支流之一，2000年代以降相關研究多以涉及家族書寫的小說文本入手，嘗試據此角度觀看作者書寫的意圖，與文本透露的意識型態。或如黃宗潔所言：「家族書寫必始於自身，而『自我認同』則是個體對『我是誰？』」這個問題的思索與答案。但『我是誰？』其實是個複雜而難解的問題，許多的認同符號往往僅能代表與說明自我認同的一小部分」。²亦有研究者考察作者「透過家族歷史現實與群體活動的記錄，加上文字敘述、記憶回溯、虛構想像的過程……在時空交錯的網狀結構下進行，經由書寫家族史的過程，及其內容、結構以實踐認同，重構歷史。」³家族書寫往往與作者自我的認同的發展歷程有關，是相關研究共同的指向。

亦有研究者在家族書寫相關作品中想進一步探問的是，此類題材的選取，認同的源頭除了有自身在成長過程中自我概念建立的線索外，後面是否有不同的大我認同，包含家族之父系、母系，甚或在台灣島嶼下不同族群的認同。如胡衍南曾以父親家族為題材的小說創作，進行家族書寫與族群認同關連的相關研究，嘗試觀察作家處理家族書寫題材是否有搶救族群文化的集體記憶之姿

1 本文使用「家族書寫」一詞，泛指廣義的文學研究中家族書寫的意涵，並參採黃宗潔之界定，作為討論文本選材的重要依據：「以自身及原生家庭的故事為起點，夾雜真實與虛構的筆法，透過小說或散文的形式書寫家族故事，並涉及對自身、家庭乃至國族等認同問題之思考的文學作品」。參黃宗潔，《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上、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公司，2013），頁11。

2 黃宗潔，〈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中以郝譽翔《逆旅》、駱以軍《月球姓氏》、鍾文音《昨日重現》、張大春《聆聽父親》與陳玉慧《海神家族》五部作品為主，討論台灣文學中家族書寫的認同面向。（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

3 楊心怡，〈九〇年代以降台灣女性小說的家族書寫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

態、信念，進而發現或許不同作家處理類似題材並無政治企圖可言。或考察類似族群背景、認同相似的家族書寫作品，但研究分析發現這些文本或是著重「解開私人情意結」，或是紀念或勾勒心中重要家人形象的眷戀之情，雖有各自的（政治）意識型態，但各自在書寫過程中主要仍在企圖回應作家各自的生命處境問題，從而顯示了文學自身的價值。⁴另外，觀察研究者對於家族書寫小說文類的探問，有以個人身世之悲和孤立國族的認同感互為研究的，⁵或以自然書寫和女性家族史為關懷研究中心的，⁶都是交錯家族書寫與大我認同的研究取徑為多。

家族書寫或許是個老材料，但2010年代的台灣文學場域，值得研究者眼光注目的或許是家族書寫中不少於小說的散文文類，⁷或許更直接暴露關於個人在家屋中成長的種種經驗感受，作家透過回顧成長中與家族成員的互動記憶，處理了自我認同與斷裂的議題。范銘如曾主張「女作家不喜歡寫鄉土」，⁸因為城鄉相較之下，鄉村或有較為保守的、強勢的意識型態，因此「鄉村或鄉村邊緣等開放空間何嘗不是恐懼地景，特別是對於那些弱勢的種族而言」，⁹性別上或為弱勢族群的女性作家，在題材的挑選上，或反映了個體需要逃離鄉土方能成就自由的、正向的生活方式與自我認同。¹⁰而童年時為人子女弟妹的經驗，家屋既是愛與保護的空間，也可能是陰影糾葛的地景空間。相對於長輩家人作為供應者、照顧者的強勢地位，幼童、青少年或許是家族關係中的弱勢

4 胡衍南，〈論「外省第二代」作家的父親（家族）書寫〉，《清華中文學林》1期（2005.04），頁109-134。

5 如彭珮貞，〈無父無家者的精神祭典——論陳玉慧《海神家族》中的憂傷書寫〉，《中正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15期（2015.09），頁95-113。

6 林芳儀，〈守望生命：論洪素麗家族書寫中的自然與療癒關係〉，《華文文學與文化》2期（2012.12），頁81-108。

7 作家選取不同文類表達某個題材，或許也有其潛意識或刻意為之的用意。借用崔舜華的話來說：「有些事情我用詩辦不到，比如我沒有辦法用詩做家族敘述……。散文可以讓用另一個方式，去思考在我身上發生的事，以及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引自陳淑分書評，〈為什麼非是散文不可？《神在》崔舜華：「有些事情我用詩辦不到。」〉，《博客來閱讀生活誌》，2019.05.30（來源：<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2110>，檢索日期：2020.12.31）。

8 范銘如，〈女性為什麼不寫鄉土〉，《空間／文本／政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07），頁42-43。

9 范銘如語，同註8。

10 同註8，范銘如此篇論文援引鍾文音、陳雪的訪談佐證，發現這些作家創作初期多以城市生活出道為文，至中後期有了文名後，才開始撰寫他們童年的鄉鎮經驗。

者。童年時心理受的傷，懷疑自我的經驗，要直至自由成長探索一段時日之後，才能夠有力量回望這些曾經情緒起伏的經歷，為了在往後人生歲月中越過障礙前行，不得不重新聯結梳理自我的認同，透過家族書寫的文字創作。

綜觀2010-2019台灣文壇散文專作中，內容中有重要分量寫及自身對家人、親族、家庭的描述和感懷的家族書寫誠然不少，除了本文主要欲討論的四本散文外，其他作品以內容而概論舉隅，有以父母成長歲月與為家庭打拼為敘事主線的作品，如：黃博志《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¹¹ 吳妮民《暮至臺北車停未》、¹² 陳又津《準台北人》。¹³ 有以作者如今作為父母的照顧者後，升起親情與感懷的作品，如：龍應台《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¹⁴ 張曼娟《我輩中人：寫給中年人的情書》。¹⁵ 有寫及童年或青少年的回憶片段，而觸及部分與親人互動的篇章，如：薛好薰《海田父女》、¹⁶ 王盛弘《大風吹：台灣童年》、¹⁷ 柯裕棻《洪荒三疊》、¹⁸ 梁雅英《愛之味：散文集》、¹⁹ 劉素霞《日照枋寮坑溪》。²⁰ 有以為人兒女、為人母為起點觀看家族親人與自我成長感受的，如：張郅忻《我家是聯合國》、²¹ 《孩子的我》、²² 廖淑華《鸞鷲飛入山》、²³ 鄭麗卿《回娘家曬太陽》、²⁴ 黃春美《時光那端遇見你》。²⁵ 有寫及成長與家族之傷痛，讀來讓人格外沉痛的有郝譽翔《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追憶逝水空間》、²⁶ 曲潤蕃《走出魘夢》、²⁷ 王俊雄《痛苦編年：給世人的安慰

11 黃博志，《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新北：無限出版社，2013.10）。

12 吳妮民，《暮至臺北車停未》（台北：有鹿文化公司，2015.05）。

13 陳又津，《準台北人》（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5.11）。

14 龍應台，《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台北：天下雜誌出版公司，2018.04）。

15 張曼娟，《我輩中人：寫給中年人的情書》（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8.03）。

16 薛好薰，《海田父女》（台北：寶瓶文化事業公司，2011.08）。

17 王盛弘，《大風吹：台灣童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08）。

18 柯裕棻，《洪荒三疊》（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3.05）。

19 梁雅英，《愛之味：散文集》（新北：遠景出版社，2019.05）。

20 劉素霞，《日照枋寮坑溪》（新北：遠景出版社，2019.12）。

21 張郅忻，《我家是聯合國》（台北：玉山社，2013.07）。

22 張郅忻，《孩子的我》（新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18.05）。

23 廖淑華，《鸞鷲飛入山》（新北：遠景出版社，2013.02）。

24 鄭麗卿，《回娘家曬太陽》（新北：二魚文化公司，2014.06）。

25 黃春美，《時光那端遇見你》（新北：遠景出版社，2017.06）。

26 郝譽翔，《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追憶逝水空間》（台北：九歌出版社，2011.04）。

27 曲潤蕃，《走出魘夢》（台北：文訊雜誌社，2016.01）。

之書》²⁸等作品。²⁹

本文因篇幅與筆力有限，為求能嘗試呈顯台灣文學景觀中觀看「家」的方式與家族書寫的能量，擬選取文壇老將新秀作品各二，不同世代的創作者各一（四至七年級生），分別是：平路《袒露的心》（2017）、³⁰郭強生《何不認真來悲傷》（2014-2015）、³¹江鵝《俗女養成記》（2016）、³²李屏瑤《台北家族，違章女生》³³（2019）進行文本分析。³⁴前二部作者皆是文壇上具有地位且已有豐厚著作的作家，跳脫以往讀者熟習的書寫模式，或挖得更深，或採更直白的散文書寫，是偏向陰暗的家族書寫；³⁵後二部作者雖是文壇上較為新世代的面孔，但皆非其第一本著作，已有一些文學場域中持續發表的能量，是值得關注而讓人期待後續創作能量的作家，相較於前輩作家似在黑暗中摸索的作品，是屬較偏重回顧自我形象建構成長的家族書寫。前二部與後二部各有一部文本的作者寫及具有不同的性別認同，性別做為自我認同以及與家人互動中或隱微或顯揚的張力，也或可視為不同世代的處理相似自我性別人認同議題的考察線索，或有不盡相同的世代之別。從這四本2010-2019的台灣文學中的家族書寫代表作品中，我們或可看見更多暴露私我成長傷口的書寫慾望，與家庭

28 王俊雄，《痛苦編年：給世人的安慰之書》（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8.11）。

29 為求呈現2010-2019家族書寫散文作品幾種討論的可能方向，以上幾類家族書寫作品的說明，僅為內容方向大要，而非有意為作品驟下定位。此類作品的出版狀況因討論度或權宜性或有遺漏，然本文研究方向本非在做全面考察，囿於篇幅筆力，只能提出觀察，深入整理剖析則留待他賢了。

30 平路，《袒露的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7.04），頁58。

31 郭強生，《何不認真來悲傷》（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5.09）。

32 江鵝，《俗女養成記》（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2016.03）。

33 李屏瑤，《台北家族，違章女生》（台北：麥田出版社，2019.09）。

34 家族書寫散文在主題上，往往不可免的處理到作者的成長世代，童年地景隨著原生家庭，地區差異固然千面不同，然而相同世代作者或許會有共同類似的成長時空背景亦是文學研究中向來不乏的重要參照點之一。有些寫作者會標榜自己的世代，或亦可作為世代作品或有其世代文化思潮的或隱或顯的表現。如：郭強生曾以世代族群討論同樣五年級世代族群小歷史與文化展現，如何不同於其他世代而在文學作品的創作中或許有了呈顯的答案。參郭強生，〈五年級的歸去來兮——《平安》的懷舊與內省〉，《文訊》224期（2004.06），頁24-25。本文以「世代」為篩選基礎，主要目的首在觀察文學斷代中，是否在家族書寫中類似的共同尋找探問我是誰的命題回望中，不同世代回應以或同或異的書寫，既可考「家族書寫」作為一個文類的觀察，兼可觀察不同世代中在成長過程中，私我面對大我環境的回應取向。

35 如郭強生所言：「我最早是在2013年《聯合文學》新專欄上，看到平路的《袒露的心》。她就這樣丟出來了，跳脫過去令人熟悉的筆法。第一篇就讓我非常驚訝，我知道『有事情要發生了』，它絕不只是專欄小品。當時我看了特別驚心動魄，因為裡頭講到她家庭種種，而我也正好經歷許多事，嗅到了同樣在黑暗中摸索的足印。」引自洪佳如、佐渡守，〈平路×郭強生對談：袒露、叩問與和解〉（來源：<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387>，檢索日期：2021.04.28）。

成員之間的相處點滴，衝撞傷痕，不因世代或歲月而有解答，或因書寫而有重生的療癒能量。

前述寫及成長與家族之傷痛相關家族書寫作品，雖與筆者欲討論的袒露與重生的家族書寫質地有重疊之處，然曲潤蕃、王俊雄之作，似更專力於寫家族之傷痕，寫作形式的吐露而非內容成為作者的療傷縫隙，與本文研究欲分析的書寫方向仍較為不同。郝譽翔之作實為誠懇而艱難的自剖，文學成就與家族書寫的力道俱深，然因此書已多有研究專著討論，³⁶ 論者或研究其作品由小說而至散文的家族書寫主題，³⁷ 或將此書與其他作家作品共讀深研，³⁸ 相關研討成果頗豐，因此本文在取捨之際，考量學術能量的分配，五年級生代表作品取郭強生《何不認真來悲傷》，而非郝譽翔《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追憶逝水空間》。

本文欲透過析論平路《袒露的心》（2017）、郭強生《何不認真來悲傷》（2014-2015）、江鵝《俗女養成記》（2016）、李屏瑤《台北家族，違章女生》（2019）四部2010-2019散文類型的家族書寫分量之作，考察這些文本在文中透露出自己與重要家人的互動與自我認同的探索過程，因之引領筆者欲探問的是這類家族書寫中的關懷取向。³⁹ 私我⁴⁰ 經驗的成長之傷為何？與家人和

36 如陳姿妙，〈《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中「家」的記憶書寫〉，《雲科漢學學刊》15期（2014.02），頁35-52。黃錦珠，〈現實是無名的——讀郝譽翔《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文訊》309期（2011.07），頁122-123。

37 如簡瑩萱，〈虛實交錯的家族書寫——論《逆旅》及《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有鳳初鳴年刊》8期（2012.07），頁641-655。

38 當代文學研究學位論文多有相關論著，或如黃宗潔，〈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又如詹淑鈴，〈陳玉慧與郝譽翔的尋父書寫〉（台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7）。又有劉曉恬，〈當代台灣女性作家鍾文音、郝譽翔的成長記事——以阿德勒個體心理學分析文本中自療過程〉（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

39 正因研究取徑，本文文本分析擬在取材比例上將以前兩本文本中觸及袒露家族祕密的幽微之傷為主線，後二本文處及成長中私我在家屋中若即若離的經驗距離分析為輔，嘗試在2010以來家族書寫散文類別中，考察作者回溯「私我」於「家屋」成長經歷的自我認同之路。

40 轉引自陳坤虎、雷庚玲、吳英璋，〈不同階段青少年之自我認同內容及危機探索之發展差異〉，《中華心理學刊》47卷3期（2005.09），頁251。文中所介紹Cheek 有關「個人認同及社會認同」的研究題目，原將「自我認同內容共可分三部分：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及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其中個人認同「與私人的自我意識有關，其面向個人價值體系、生涯目標、自我知識、及獨特的心理狀態等等」，「Cheek（1989）所提出之個人、社會及集體認同三種內容之外，另應增加『形象認同』之認同內容。『形象認同』之構念是以『私我』擁有的屬性為基礎。」

解或不和解的線索為何？家屋⁴¹作為私我與家族成員在愛恨繚繞裡的場域如何被書寫？袒露傷口與療傷重生的反覆掙扎與糾葛又有如何關係？以上的提問亦是為本文研究進路。以家族書寫中家屋與私我⁴²的交纏為研究中心，嘗試觀察上述家族書寫中揭露自我傷口的敘述，與因袒露而有了療癒可能的縫隙，⁴³觀察這之間的交互作用。

二、家屋作為成長記憶與認同的回溯空間

（一）隱身在明暗交錯的家屋回憶

家屋是文化地理學研究的重要論題，在家族書寫中，家屋不僅是散文家回溯成長之空間，生活在其中，家屋的主要管理者如何建立家屋管理的態度，以及敘述者在家屋中和其它重要親人的互動，都是私我自我認同的練習場域，以及面對與自我以外的世界碰撞的初體驗。「很容易認為家園是『自然而然的』。對居民而言，它是如此熟悉，因而被視為理所當然。然而，某物是日常地景，並不意味著它沒有意義。相反地，我們可能將它看作是一整套賦予日常生活意義的例行實踐結果。」⁴⁴什麼是我們想像定義的「家」、「家人」、「家族」，從家族書寫的家屋描述，或可見其生命原初與最終的象徵意涵。

平路《袒露的心》，用「你」代我，回憶自己知道家族祕密、自己非母親親生子女身世的前後一段時光，於是，童年時在家屋與母親互動的卡關，忽然都有了詮釋的線索。有了線索，並不代表能解開心結，探問身世與整理自我認同的工作似乎同時展開，而自我袒露剖析的逼視，相當痛苦，因此需要書寫。

41 本文文本分析將參引文化地理學、空間論述的觀點，將「家屋」視作地景空間分析其象徵意涵，於後文將有所參照運用。

42 援引心理學界對於自我認同中「私我」的討論，認為「個人認同是以『私我』（private self）的自我屬性為基礎，乃個體經由獨特、真實的自我經驗所型塑；換言之，它反映個體私人或內在的心理傾向，及一種連續性（continuity）和獨特性（uniqueness）的感覺。」引文出處同註40，頁249-269。由於本文中的選取分析的家族書寫作品，其作者往往在社會上有了一番成就歷練，甚至在寫作上有過其它成果豐碩的作品，才回過頭來處理童年時在家屋成長歷程的認同發展雜音，是以筆者主張他們面對的確實是以「私我」為自我屬性的經驗，和心理傾向。

43 劉思坊：「我們可以預見家族書寫的本身仍是一個充滿縫隙空間的文體，可填補的、可想像的記憶仍無限之多。」參劉思坊，〈記憶的肢解和重塑——論張大春家族書寫策略的轉移〉，《思辨集》11集（2008.03），頁121-135。

44 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02），頁36。

而真相的揭露，與家屋的描述，被並列陳述著：

二〇〇六年五月，那天早上，萬里無雲的好天氣。

對於你，那是人生出現轉折的一天，在記憶中始終那麼清晰。周遭的事物也一起……經由瞬間急凍而永遠保鮮。……

那一天，只是一個普通的星期日。你記得和暖的風拂在臉上，陽台上一張小圓桌，桌上鋪著藍染桌布，你與母親肩並肩吃早餐。天空沒有雲，並沒有任何跡象，你即將知道身世的事。

圍繞著說出真相的那張桌子，人生出現了重大的轉折，你從此可以拉近拉遠，隨時回溯周遭的一切。⁴⁵

當平路知曉自己生命之謎那天，屋外天候明朗，她描述真相揭露的場所在家屋的陽台，這是個明亮的地景空間，「和暖」、「陽台」、「圓桌」的家庭場景描述，讓父親剛過世之後的母女相依構圖成完美的畫面。然而，這麼一個被視為（或被期待是）普通的家庭日常週末，卻即將風雲變色。母女實則慣常衝突，因此「你」才會脫口問母親，自己究竟是否是她親生的女兒。衝擊之後人生出現重大轉折，回溯回憶中，少不了那一刻的空間書寫，本應是感受溫暖的、被照顧的家屋空間。

在平路的文字中，記憶與家屋並存描述的還有一些段落，如：感覺自己記不清處、想不明白自己的身世，以及在家屋成長的回憶彼此諧擬：

意識到自己的記性在變差……像是坐進一間黯淡的屋子，百葉窗的葉片逐漸闔攏。全面暗下來之前，漏進來的光線還剩幾分之幾？……到那一

45 平路，〈序曲〉，《袒露的心》，頁58。

天，你再不能夠說清楚，也沒人清楚發生在你身上的事。⁴⁶

在追索身世之謎，陷入成長回憶中的明暗交錯，亦如屋子少了光的灑落，逐漸黯淡。在這些文字段落中，家屋地景不僅是幼時私我經驗發生的場所，也是共同構築私我認同感的來源之一，難以分割。

而自己原來非母親親生子女的祕密被揭露後，平路回憶起童年，曾經透過各種融入家屋管理的規訓，期待當一個值得獲得愛的女兒，她這麼描述著：「你一早就識趣地學到，在家裡，躲避地雷的方法就是讓自己隱形，不要隨便發出聲音。讀書寫功課是最安全的事。成績可以被母親在人前說嘴。司令台上領了獎狀，回家來，壁紙一樣貼在牆上。」⁴⁷ 從這段描述，我們也可以看到，平路幼時家屋的守護者、管理者角色，是她的母親。Mike Crang 認為：「家可視為性別化地景的一部分，支撐了工作男性薪水的觀念，視其為『家計負擔者』，也支持了家乃『女性領域』的觀念」。⁴⁸ 母親作為平路成長過程中「家屋」的管理者，她的態度不容易讓女兒親近，對於平路而言，不打擾母親、保持學業優良、多得獎讓母親可以有面子等，是潛在家屋／家裡的隱形管理條約。然而，儘管努力配合家屋管理者「母親」的規訓，卻始終朦朧地感覺到，自己並非得到母愛的女兒。她試著回憶母女互動的尷尬處，也伴著童年在家屋中略感壓力的生活場景勾勒：

你回憶起那些陰森的晚上，老鼠吱吱地在天花板上爬。你望向高處，天花板與梁柱間結了蛛網。蚊蟲吊在網上，煽動細小的翅膀，翅膀發出奇異的螢光。你從床上坐起來，腳尖下地，踮著腳經過父母的房間，你聽到窸窣窸窣的聲音。大人不需要睡覺嗎？為什麼隔房的父母總是醒著？

真相像剝洋蔥，撥開一層，現出底下一層。

46 平路，〈楔子〉，《袒露的心》，頁16-17。

47 平路，〈真相之一〉，《袒露的心》，頁69-70。

48 同註44，頁37。

母親對你溫柔地笑過？記憶中好像沒有。⁴⁹

私我在家屋的經驗的受阻，不僅是母女關係的尷尬，也是自我認同的雜音。童年中，平路始終無法得到家屋／家中管理者的認可經驗，也似乎埋下了始終難以真正接納自我認同的意識。回溯家屋成長的回憶與傷痛，正是重新認識自己、接納自己，理解自己的契機。

（二）追尋合家歡的失落家屋空間

郭強生在《何不認真來悲傷》裡，則是試著親近童年記憶中不見得那麼氣氛美好的家庭。就他的印象中，父母一直相處不睦，父親原欲久留國外，後來或許因為母親懷了他，父母的婚姻關係才繼續下去。父親多次的背叛，母親的不愉快，甚至哥哥到國外讀書、工作，家中氣氛始終有著衝突與抱怨。然而，儘管是這樣略帶緊張的、不睦的家屋記憶，但郭強生發現自己成年後下意識仍在尋訪曾經的家屋所在，他推敲，這是否是自己對自我召喚：

好幾次夜深之際，我又信步循著記憶去探訪老家，尋找我的童年。……我起初並沒有察覺，自己繞了地球半圈，最後的落脚地，竟然距離我第一個有印象的老家這麼近。……從紐約花蓮到台北，最後又會搬回這附近或許並非偶然。我想，會不會是因為，多年前分裂的另一個我召喚？⁵⁰

在巴舍拉的觀點裡，家屋能夠「點亮不復記憶與回憶間的綜合……就價值層面來看，它們共同形成了意象與記憶間的共同體。因此家屋不再只是日復一日被經驗，他也在敘說的線索中，在我們說自己的故事時被經驗到。」⁵¹人類對家屋的依戀既簡單又深層，因為它是人們原出心理便產生的「隱藏在棲居活動基

49 同註47，頁68。

50 郭強生，〈請帶我走〉，《何不認真來悲傷》，頁38。

51 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出版社，2003.07），頁67。

本作用中的依附（adhesion）」的緣故。⁵²因此書寫自己，書寫家族，最重要的第一步，便是處理家屋中的成長經驗。「家屋」與家族成員相親共處的回憶，或許成了郭強生總是繞回那個童年時有印象的老屋的原因：

對這個老家的記憶特別深。雖然搬離時我才不過小二，但是好像我的靈魂有一部分始終在那裡徘徊。或許是因為，那是全家四口唯一共居過時間最久的一個家。⁵³

郭強生在書中，透過篇章一一直面家人間在家屋的不快樂，以及隨著媽媽、哥哥過世，因家族成員凋零而生的憂傷，然而，他總忍不住追念，那曾經似乎在過某個時空的天倫之樂，在家屋之中。在小二搬離時的那個老家，郭強生曾有的關於全家共居的家屋空間，他的詩意般的靈魂，對自我的認同與家的投射，與之共存而值得一誌。

往後作者的成長歲月，「全家四口」共居家屋的記憶漸漸不再續存，曾經家屋作為庇護溫暖的象徵空間的記憶，往往僅存在於全家福的照片中了：

不僅拍照總是母親的工作，連全家旅遊也向來是母親在規劃。說起來，真正一家四口出遊也就那一次，去日月潭。……想來還是歡樂。絕無僅有的一次合家歡。⁵⁴

而對於作者來說，象徵「全家四口」共同居住的證據，除了那個第一個有印象的童年家屋，另外的延伸證據，正是有「全家四口」共同生活的痕跡的相簿。於是他一邊翻看照片，一邊回憶自己在家中的成長故事，「翻開了堆放積灰已久的相簿，企圖捕捉那其實已很遙遠的、我們曾經一起去拍全家福照，那是種什麼感覺。……那總有個提議的人吧？如果要我猜，準是母親。」⁵⁵而這相

52 同註51，頁65。

53 同註50，頁38。

54 郭強生，〈何不認真來悲傷〉，《何不認真來悲傷》，頁10。

55 同註54，頁9。

簿，在此書中似乎差可擬為家屋意象，作為「全家福」記憶的象徵，其提議製作、保留者，正是母親。因此，雖然郭強生的家屋生活印象中，女強人形象般的母親並非是最長待在家裡的，但在郭強生的回憶重構中，象徵家屋管理者的人，想維持家屋作為家人情感交流，保護象徵意義，自我圓滿意義的那個人，仍是母親。

因此，儘管郭強生的母親，作為一個那個年代的女強人，在家屋的分工不若傳統，「我對夫妻間該如何分工沒有意見，現代女性想在走回廚房，也是她們的自由。但在四十年前，做為一個非典型父母角色教養下的小孩，我仍記得，當時的我是如何充滿了困惑與不安。四十年前有個媽媽是職業婦女很稀奇……」⁵⁶ 困惑於自己父母的家屋分工為何和其它小朋友不太一樣，也帶點不安。母親卻始終是想將家人都留在身邊，無論是實際上的共同生活的空間距離，或是象徵性的全家相聚的歡樂回憶，母親在這個家中仍扮演維持者，及溫暖的提供者。也因此，當郭強生多年後在湖南某個晚宴後的甜點，再次吃到童年時母親提供的甜雞蛋餅點心，驚嘆感慨萬分。作者自我的回味理解，是因「家常的平淡，到了我這個年紀才發現，它一直堅持在記憶的某個角落守候著我，不曾離去。記憶中，幼稚園的最喜歡吃母親做的一道點心……星期天的早上，甜雞蛋餅曾是我盼望的早餐。」⁵⁷ 爾後，儘管鬆餅點心處處可見，總引不起他的興趣，「大概就是太不起眼了，外面餐館裡從沒看過這道點心。……大概是童年時，母親那到近乎貧窮克難的甜雞蛋餅讓我太難忘了吧？」⁵⁸ 難忘的，或許不僅是一道簡單家常甜點，難忘的，或總是想流連徘徊的，是家屋作為那樣一個私我曾被呵護的溫暖照護的象徵空間吧。

在《何不認真來悲傷》裡，家屋作為一個幼年的象徵記憶，也作為一個家族是否仍然可供彼此依存的空間，郭強生的母親，曾是忙碌的職業婦女，也同時身兼家屋的維持者，因此，直至過世前，仍然希望這個「家屋／家」續存，想交由似乎最在意「家屋／家」的他來承繼維持：

56 郭強生，〈母親不像月亮。像太陽〉，《何不認真來悲傷》，頁52。

57 郭強生，〈搖到外婆橋〉，《何不認真來悲傷》，頁99。

58 同註57。

臥病的她嘆了口氣，接著要我答應：「這個老屋子，我走了以後也不能賣！記得，這裡是你的根！」⁵⁹

然而，料想不到的是，在母親過世之後，父親作為家屋的管理所有權者，要他搬離這個家屋，彷彿揭露了這個家中一直以來始終存在的不睦、不快，其實一直存在家屋陰影處。父母婚姻的難題，多年後經歷感情期盼與失落的他或許略懂一二，母親曾經努力嘗試的身影那樣不快樂，他曾不願意真正的面對承認，或許正是因為他與母親一樣，仍然對於「家／家屋」的圓滿有所期盼。作為家族成員中，與母親期望維持「家／家屋」的同樣陣線，直至母親過世之後，隨著自己也被趕出了家屋，他與父親、哥哥之間的矛盾糾葛，也似乎到了不可不面對的時刻。期盼家人的愛與接納的願望一直存在，也有了來自不被家人接納的傷痛失落。

這些在家中的失落之傷，在書中文字從依戀家屋中溫暖的時刻起徘徊，也從家屋中讓人隱隱不安的空間書寫點滴透露，互為表裡：

哭得失魂又失聲的同時，我的記憶中出現了一個三歲的小男孩，某次午睡醒來，發現那棟當時居住的二層小屋中空無一人。一種被遺棄的恐懼立刻讓他瘋了似地嚎啕大哭起來，從樓上哭到樓下，從沒有那麼驚惶過，一路哭到了屋外，站在巷子裡就如同被人遺棄的孤兒，彷彿是某種早已盤據在內心身處的噩夢終於成真。⁶⁰

作者更早的稍有記憶的童年，曾經是在家屋中被遺棄的恐懼，更多對於家／家屋的描述，在此書中，是一一次次失落的見證。無論是一直以來感受到父母婚姻中的爭執，哥哥多年不與家人多互動的天涯遠隔，還有父親對於同志身分的他的不認同，甚至不在外人面前介紹他為自己兒子，更宣稱自己的學生更能貼近照顧他等事件心情的描述，這一次次的失落，彷彿是童年的他的哭喊，從小屋

59 同註56，頁54。

60 郭強生，〈誰在燈火闌珊處？〉，《何不認真來悲傷》，頁119。

中到屋外。

小男孩長大了，面對遭棄的、不被愛的恐懼，或許不再是那樣童稚的放聲大哭，然而如同作者筆下描述童年時在家屋經歷的陰暗恐懼，諸多私我成長的大小親情之傷，卻一次次內化成了對自我認同的質疑，不止關於親情，也關於愛的辨證，和自己的價值認定：

對於成長中那些恍惚的不快樂，所有那些對愛情親情家人的疑問，我曾經不止一次跟自己說，不要帶進第一次認為可能長久的這段關係中，藉著回憶，不斷自我對話，或許可以除障祛魅。⁶¹

作者聯結了自己成長中隱約感受到的不快樂經驗，與成年後自己處理情愛關係的想像與障礙。未曾好好面對的傷口，成為自我認同雜音，間或成了和他人發展親密關係的阻礙。關於感情，關於自己可能的新的家人想像，與私我於家屋成長中的經驗認同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新關係中愛的美好可能，若非透過家族書寫，梳理回憶與認同的糾葛，恐怕難以去除私我認同長久以來習以為常的障礙魔魅。

因此筆者在後文將處理的是上述家族書寫中的散文文本中，作者如何透過袒露家族中的祕密，在家屋中曾經成長的不快經驗，而嘗試重新理解家人與自己，達到療癒過往之傷，重新與過往私我的對話，進而讓自我認同的除障與和解成為可能。

三、性別規訓下的家屋秩序和認同裂縫

如果《袒露的心》、《何不認真來悲傷》是沉重的家族書寫自剖，那麼江鵬的《俗女養成記》、李屏瑤的《台北家族，違章女生》裡頭關於家庭中成長的記憶，或許是帶點荒謬劇的重新建構的歷程述說，帶點黑色幽默的，將成長曾經的疑惑與傷痛稍作了解構。或許是上述兩個文本，書中提及的家屋中性別

61 同註60，頁120。

規訓、私我認同的重新審視與重構，認同在書寫之前已然重新養成，這一路翻轉認同的縫隙或許不易，但書寫已經不是面對成長階段私我認同雜音的手段，讀來或許予讀者的沉重感相較輕盈一些。

作為序言，《俗女養成記》在書篇開始之際，即宣告從小在家族、家庭期盼下的「淑女」養成計畫中的性別樣版模樣：

我們這一批和十大建設差不多時間出生，和台灣經濟一起從塵裡土裡乒乒乓乓長出來的女孩，應該要養成的樣子都差不多。要聰明伶俐卻聽從爸媽和老師說的話；照顧好自己的功課並且主動幫忙家務；待人溫文可親自己卻堅毅果敢；從事一份穩當的工作並且經營一個齊備的婚姻；最好玲瓏剔透卻又福厚德潤；懂得追趕新時代的先進也能體貼舊觀念的徬徨。大部分的人，像期待每一棵隨手種下的酪梨樹都能豐收結果似的，期待這些女孩都將理所當然成為優秀又好命的女人，和大家一樣。⁶²

依違過度期待完美女兒的想像，或許身為這群女孩中的一員，也曾經對自己的許多不夠理想模樣懷疑自我，關於想像選擇未來的婚嫁對象得「嫁得好命」，⁶³ 結婚後要當個「用力乖」的高分媳婦，⁶⁴ 偶爾有認同雜音，如和阿嬤到台北大伯家，到看到大伯母點出一桌子賓主盡歡的菜色，那種自信風範，讓她「忽然意識到，媳婦可以有很多種，女人不是只有『用力乖』的命運。這個世界上有努力學捏菜包的媳婦，也有知道該上哪個館子點鐵板牛柳的媳婦。不光用別人的眼睛看自己，就會有選項。」⁶⁵ 這些點點滴滴，散落在看似幽默的篇章文字下，然而卻透露著對傳統性別規訓的「反作用力」。

不同於平路、郭強生家族書寫中的家屋管理者是母親，在江鵝家，母親亦是大家庭裡為人媳婦的被管理者。例如她知道媽媽吃早齋，但「我一直到這幾年才知道她是為了感謝老天爺讓她生下我」，還隱隱記得母親或許生下男丁打

62 江鵝，〈序〉，《俗女養成記》。

63 江鵝，〈不要嫁恹的〉，《俗女養成記》，頁18。

64 江鵝，〈滿仔家的菜包〉，《俗女養成記》，頁23。

65 同註64，頁26。

排卵針的畫面。曾經朦朧感到不對勁的，在多年後長成自己舒服的樣子回看這些童年家規往事，她想像多年來面對生育壓力景況的女人是自己母親，那像是從看八點檔變成看獨立影展般的沉重，「片子看起來很鬱悶，看完還要沮喪三天的電影」。⁶⁶ 現在的她了悟，關於「女人」這個身分的性別角色扮演，「如果旁人還要說些挑剔的閒話，說人家沒有端好哪杯茶，捧好哪塊碗，任何人聽見都應該立刻把茶杯塞進他的嘴裡，或把碗砸在他頭上。這招倒是沒人教過我，我也想也不太可能天啟，大概是打在母親身上，數十年之後才從女兒這邊回彈出來的反作用力吧！」⁶⁷ 媳婦在大家庭的苦，童年的「我」朦朧朧地看在眼裡，但一頭是疼愛自己的阿嬤，一頭是自己親密依戀的媽媽，這兩個女人之間所帶入的傳統婆媳角色，或許在長大自己對於性別角色扮演有了新的想法後，方才豁然開朗。

李屏瑤在家屋中成長的回憶裡，也有性別規訓的展演。她也感覺到自己從漸漸長成不似傳統性別角色期待的「女生」，到成為自己喜愛的「女生」。性別認同當發現自己是喜歡女生的同志，除了自我的探索掙扎外，成長歷程中如何面對家人，漸漸揭示身分認同亦是書寫材料。最初家人關於此點的探問是個地雷話題，後期家人漸漸轉為在同婚投票隱然表態支持。要之，透過家族書寫，李屏瑤整理觀察了成長過程中，自己作為非典型性別角色的認同構築經驗：

曾為專欄寫過一段說明：身分證數自開頭為2，非典型女生樣，過30歲不婚不嫁，其他人都以譴責的目光望向你，這樣的我，感覺像是大家族裡的違章建築，容我以鐵皮加蓋的角度，寫冷暖分明的成長觀察。⁶⁸

作為跋一般作用的後記，李屏瑤將《台北家族，違章女生》定位為「非典型女生」在大家族成長的觀察回溯。這家族書寫裡頭，曾經因為性別角色的不符待遇了「譴責」的潛藏默契，一言難以蔽之的是種種挑戰家族教養期盼與私

66 江鵝，〈媽媽的早齋〉，《俗女養成記》，頁28。

67 同註66，頁34。

68 李屏瑤，〈後記：違章處理要點〉，《台北家族，違章女生》，頁253-254。

我認同的交互頡頏，是成長中曾有「冷暖分明」感受，透過書寫成為不僅是紀錄亦是自我認同成長的觀察史。李屏瑤直接以屋喻己，書名點出自己是「違章」女生，違章的原因在於不是這個家族期待的女性角色模樣。〈後記〉裡更喻說自己是鐵皮加蓋，這個違章建築，依然在大家族結構的主屋中，但是有利用勉強拼湊的媒材來自我增蓋，似有暗示這個性別主體形構中從生活經驗取材的蓬勃庶民感，不似典章模樣，但並無意脫離家族另起高樓。私我認同在家屋中成長，但長成一個帶著雜音的模樣，仍嘗試在家族中以獨特模樣站立，或於主屋之外的可搭蓋的邊緣縫隙，求取生存。

《台北家族，違章女生》首篇則是諧擬莫文蔚的歌名〈愛我的請舉手〉，篇名為〈不一樣的請舉手〉。⁶⁹「愛」與「同」在一陣線，如果與眾人不一樣，是否值得獲得愛與認可？在本書中貫穿著雜音，感覺到因為不同而來的異樣眼光、特殊待遇，卻又不以為然，然而要理直氣壯的不以為然，關於自我的認同，慢慢地在歲月中有一些成長，仍要努力摸索前行。書中不同的情境或不僅止於家屋，但與家庭結構有關的，是單親家庭的處境，在國小中年級的班會課，「導師跟大家解釋完『單親家庭』跟『父母離異』的意思後，問大家，單親家庭的請舉手。我記得非常清楚，接近五十個人的班級，只有五隻舉得筆直的手。同學們發出驚訝的鼓譟聲……那是『單親家庭』這個詞彙，第一次在我的成長始終正式現身，我看見另外四個人，也看見自己。」⁷⁰於是成長過程中，來自其他同學、家長、老師因為她的「家庭」和一般想像的不同，讓她成為下課時間不再想和大家一起玩的孩子。那種被認為不一樣的感覺，作者形容是「扎扎的不舒服」。⁷¹

儘管成長過程中一再地感受到某種不被接納認可的隱微惡意，但她嘗試倔強地選擇認可自己，「我的手一直舉得高高的，單親家庭，獨生女，第一名，後來還有新的標籤貼上來，手很痠，但表情必須要笑。」⁷²回首這一切，現在的她可以坦然跟自己說：

69 李屏瑤，〈不一樣的請舉手〉，《台北家族，違章女生》，頁13。

70 同註69，頁13-14。

71 同註69，頁16。

72 同註69，頁17。

今日的家庭結構也跟從前不同，所謂家庭，又不是數學公式，難道還有「正確」的形式嗎？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回到那個教室，告訴那五個傻乎乎的孩子，不用這麼倔強，大人的話不一定是對的，只要假裝手痠手背，你就可以放下了。⁷³

我們可以將本書首篇作為「違章女生」成長史歷程預示：先是認出不同他人的自己（被他人指出家庭不同），接著是倔強當那個不同他人的自己（一直把手舉高但保持微笑），最後是真正認同自己，無論自己和別人是否一樣，現在的她想回到過去寬慰那個有些受傷的童年自己。這些關於性別、家庭想像的認同雜音，貫串全書。像是童年在大家族外婆家用餐，發現只有表弟的主菜是雞腿或最豐盛多肉，隱微領悟到性別權力不對等。而成長以來一直受到性別想像限制的小小憋屈，讓她成年後還常執著於雞腿便當，直到30歲之後，才能夠對各式便當菜色平等視之，她領悟到「而我其實只是想成為，能夠決定自己吃飯菜色的女生。這其實沒有字面上簡單。」⁷⁴道出了這一路成長中的微妙感受，以及放下在大家族裡搭蓋非刻板性別角色的自己的罪惡感，而漸漸坦然的接納自己之所以為自己，不管有沒有合於某種性別規訓想像的公式或章法。

不同的或許是江鵝的家族符合「全家福」想像，而李屏瑤的家不符當時社會時空背景的家庭公式，這讓她的童年書寫與家族書寫有部分纏繞重疊。而和江鵝類似的家族書寫中，同樣在大家族中長成，江鵝依於爺爺奶奶家，李屏瑤依於外婆家族，皆曾重重疊疊地感受到社會對於性別的模版，生而為女生該有怎樣的性別觀、倫理觀、家庭觀等等，以及更多潛藏在意識型態下對於性別的種種規訓，來自其實是照護她們的「家中長輩」，儘管有愛，但她們有點懷疑這些規訓，直到成長多年後回望，可以理直氣壯的看見自己，看見自己對於這些性別想像與規訓的拒絕，重新擁抱童年裡那個或許不太懂得愛自己真正模樣的許多回憶瞬間。於是現在的江鵝跟當年的自己說：

73 同註69。

74 李屏瑤，〈雞腿飯〉，《台北家族，違章女生》，頁29。

……那張優秀又好命的女人藍圖，我勉勵跟著長了大半輩子的，我看也就這樣算了，長成了的部分沒讓我容易多少，長不成的那些顯然這輩子就不干我的事。兩年前我還長盼著，有人可以在生活裡告訴我「沒關係」，不要盼著盼著倒是發現，有什麼好講的本來就沒關係。……年過四十開始讚許自己普通得理直氣壯，這一點我倒要歸到成材的那一邊去。⁷⁵

李屏瑤亦表白：

我曾經非常不想做一個女生，限制太多，要求太多，又怎樣都不夠好。「如果妳是男生就好了」，這句話曾經以幾種不同的語法形式出現在我生命中。……後來，我總算學會了如何去愛，去恨，去哭或是笑。那些如果句被一句一句漸次刪去，慢慢調整到喜歡的頻率，吃喜歡的東西，過喜歡的生活，生而為女生，我很快樂。⁷⁶

40歲後的江鵝、30歲後的李屏瑤，重新理直氣壯接受自己本然的樣子即是美好，享受擁抱自己的快樂，而《俗女養成記》（2016）、《台北家族，違章女生》（2019），正是她們如何從童年經驗出發，到重新接受自我認同的回望剖白。從家族書寫的散文文類出發，自剖自己從過往童年、青春期，到現在重新擁抱自己的眼光，回首整理出六年級生、七年級生「女孩」成長為自己性別模樣的怡然自得，筆調或帶點幽默、帶點傲氣，因為認同之路在書寫前已經走得大半，差一點點的部分，偶爾還想及那個有點讓自己不捨得小時候的自己，或許有點那時的心情，然而那已經過去的事情了。過去式是家族的性別期待，現在式是告訴自己長不成家族期待的模樣「沒關係」，和解的是家人曾經為她們畫下的藍圖，以及無法按照藍圖的雙方受傷的情緒，因為，真正認同自己

75 江鵝，〈自序：普通女人〉，《俗女養成記》。

76 李屏瑤，〈後記：違章處理要點〉，《台北家族，違章女生》，頁254-255。文中提到可能或曾經說出這個如果句的描述，有來自父系家族、母系家族、愛戀而曖昧的對象（喜歡的女生）。

後，可以「讚許」、「理直氣壯」當「俗女」或「違章女生」，「過喜歡的生活」，快樂自得。也真正的理解了自己與自己、自己與他人的愛與恨，哭和笑。

最後，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第二、三節雖以單元標題「家屋的記憶認同」與「性別規訓與裂縫」，分別用以討論平路、郭強生的對家的記憶與認同，與江鵝、李屏瑤「性別規訓與裂縫」。本文對上述作品的解讀理解，原是順著作品的首尾篇章而起，嘗試以作者的關懷起始與終站為研究者對話的向度，解讀理路已於前文分別闡述，然此標題非要將書寫主題類型化，也並非意指著作中的家族書寫僅有此內容。固然家族書寫中，家屋的空間、私我的身體、個人特質的展現，都是家族書寫散文裡作者成長過程中認同發展的場域，也是與家人或有情感與價值觀拉扯之處，無論是本文標題二或三的素材，於此中討論的四本著作皆有書寫之跡可考。但為研析之路徑，與對話之聚焦，暫以此標題作為本文研討2010-2019家族書寫散文類作品之於不同世代不同作者的敘寫主線。

其中，郭強生因性別身分不見容於父母的幸福家庭中的兒子想像，在書中確實亦有張力十足的描寫場面，衝撞或隱或顯。如記當自己對父母出櫃時，郭母說：「我和你爸決定，就把你當作殘障，我們有一個殘障的兒子，只能這樣了。」⁷⁷誠然，郭文中時有同志身分對父母來說成了不見容於家人的孽子之嘆；然而，後文是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情，他提到「這樣的說法我可以接受，也不得不接受……殘而不廢的兒子心中總以為，如果可以證明自己也能夠幸福，甚至比他們更幸福。」⁷⁸以及「甚至我懷疑，自己至今所有在課業與事業上的努力，都是潛意識裡想對我父母的彌補。」⁷⁹我們追索郭強生對父子關係的失落，或許不囿於性別規訓的反叛與認同，而更在於自己亟欲想證明自己並非孽子，而是可以讓父親感到榮耀的有成就的兒子，不懂為什麼無法讓父親以自己為榮而一直努力著。不同於江鵝與李屏瑤的不願做家庭教育養成中期待的所謂的「好女孩」宣言，郭強生反覆想詰問的，是我願意讓父親為我驕傲，但為什

77 郭強生，〈為什麼總是家人，傷我最深〉，《何不認真來悲傷》，頁116。

78 同註77。

79 同註77，頁117。

麼我的努力始終徒勞？⁸⁰

至於性別議題，可以看到郭強生在本書中展現的，關於男同志性別身分的生活困境，最大難題或不在於父子之間性別角色認同的張力或反叛，反而是在於自己追尋愛情的過程中的失落，⁸¹ 促他返回思考什麼樣是愛情伴侶與家人的樣貌？什麼是幸福家庭？他描述感情穩定到破滅的轉折是這樣說的：「雖然一週只有兩天的相聚，但我成為了有人在等待的一個新的自己……情人在跨年夜裏看到我幸福的表情，忽然感覺再看不下去了。因為看見的是我以沉溺在一種如同守護著家人的幸福裡嗎？」⁸² 本書的敘寫中，作者尋求愛情關係的長久，與期待父子關係的和睦，都指向全家福的平穩幸福圖像。只可惜在書中描述到的場景，無論是愛人的離去，或是父親將自己隔離在他生活依賴之外，俱是大大小小的失落心境之傷了。

《何不認真來悲傷》全書以輯一「今生一場聚散以足夠」為首章，以「翻開了堆放積灰已久的相簿，企圖捕捉那其實已很遙遠的、我們曾經憶起去拍全家福照，那是種什麼樣的感覺」⁸³ 始，以作者在母親過世後十三年小梳妝台裡層縫隙中發現母親種種珍而重之的過往歲月痕跡，才第一次讓真正與17歲的母親有了對話，將母親視為一個不只是為人妻母，而是曾經擁有青春的少女，「終於知道，我喜歡文學是其來有自」，⁸⁴ 最終了悟自己原來「一年多來，變故一再把我們推出了我始終不肯放棄的，圓一個家的夢想，引我走上了由悲傷鋪成的一條迂迴歧路，有時覺得全然迷失，有時讓我覺得無法繼續舉步，從沒想到，這條路究竟要把我帶向哪裡……循著悲傷軌跡，也可以畫出一個圓。那是

80 郭強生描述自己嘗試使父親感到榮耀，自己作為一個盡力的兒子，與父親那些他眼中不夠敬愛師長的學生們對比，父親竟少有對弟子的任何埋怨，反而對他這個兒子似乎諸般不滿。才恍然明白：「我卻不懂得討好父親。以為自立無所求，讓父親以我的成就為榮，才是對父親的最好回報。我誤會了。」引自氏著，〈不過是陌生人〉，《何不認真來悲傷》，頁117。

81 郭強生曾提到自己同志感情和深陷憂鬱的狀況，以及這個接受自己的歷程漫漫：「第一任情人自殺身亡，帶來的不光是一場初戀的悲傷結局，對第一次接受了同志感情的我來，更像是一種判罪，把我打進了暗無天日的牢籠……接受，是人生艱難的功課。二十年過去了，我才終於寬容與接納了自己。」家人的不見容或是原因之一，但時代氛圍與個人情感經歷等等或許有更繁複糾葛的原因，難以說與家庭之傷有最深之牽繫，亦和本文析論江鵠、李屏瑤作品中於自身成長較早的意識到和家人不同的性別認同雜音不太一樣。引文出自郭強生〈悲傷我全力以赴——後記〉，《何不認真來悲傷》，頁236。

82 郭強生，〈為什麼總是家人，傷我最深〉，《何不認真來悲傷》，頁120。

83 郭強生，〈何不認真來悲傷〉，《何不認真來悲傷》，頁9。

84 郭強生，〈如果可以不再有後悔〉，《何不認真來悲傷》，頁227。

屬於我自己的一個圓。」⁸⁵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從本書的敘事中合理地推敲，作者心靈之旅的終站，所尋求的或許並不主要聚焦（或可說不只在）性別認同層面，而是在這趟追尋合家歡圖像的旅程，「漂流與回歸交纏，追憶與不堪回首影隨的一場失落」，⁸⁶ 作者直面關於因家人受傷記憶的暗影悲傷，⁸⁷ 也意識到最終圓滿的可能是面對自己人生的困境，接受全家福圖像的追尋是一趟迂迴而徒勞的道路，才有了袒露之後撥去濃霧的純淨自我，⁸⁸ 才有了接納的重生感悟。⁸⁹

正如郭強生所言：「文學散文的主題應該就是作家的思想風格脈絡，它與報導式，或資料性的主題書寫還是有所區隔。散文的好看之處，往往不是由於設定了什麼主題，而是來自作家自成一格的文字、思想與關懷。」⁹⁰ 郭強生或有同志書寫的題材和討論受到讀者與研究者的喜愛，然而，《何不認真來悲傷》本書似乎確實不是那麼好歸類的作品，若是從讀者或書市期待的主題性書寫，無論是被想像的家族書寫或被想像的同志書寫恐怕都不是作者期待置入的位置。綜而論之，若欲以「性別規訓與裂縫」作為縱貫全書家族書寫的主軸檢視，恐怕此點並非所欲主要的吐露袒露之傷，亦非敘寫者尋求認同重生之光。而「追尋合家歡的失落家屋空間」，或許更適合作為理解本書作者以散文面對家族的誠實自剖脈絡了。

85 同註84，頁232。

86 郭強生，〈鄉愁的詠嘆：閱讀米蘭昆德拉《無知》〉，《文訊》211期（2003.05），頁22。此評論原用以詮釋書中女主角的歸鄉之旅，是一份生命中難以載負的鄉愁，而以郭強生的評論語看待《何不認真來悲傷》，又何嘗不是一趟期待歸回全家福的旅程，同樣是一份不堪載負的悲傷，只是這次他選擇面對，而有了此書。

87 郭強生語：「逼視曾讓我受傷的記憶，至少證明我不再懼怕面對。」引自氏著，〈何不認真來悲傷〉，《何不認真來悲傷》，頁8。

88 郭強生全書終篇語：「也許，那是在喧譁濁世中，我僅存的純淨。」引自氏著，〈所有的堅強都是不得已〉，《何不認真來悲傷》，頁233。

89 郭強生語：「往事一層層揭開，更重要的是，我與自己的和解。」見氏著，〈悲傷我全力以赴——後記〉，《何不認真來悲傷》，頁235-236。

90 郭強生，〈人間難得有情癡：張曼娟《不說話，只作伴》中的感情習題〉，《文訊》249期（2016.07），頁69。

四、自我認同與家人和解的雙主線

於是你必須寫。寫出來，碎片放在一起，你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一步步怎麼走到今天。⁹¹

我藉著書寫維持了我那段日子裡最底線的清醒，與現實搏擊，與過往和解。⁹²

關於家族書寫的散文文類作品，為何要寫這些看似「自說自話的私散文」，⁹³或許因為袒露之後，才有直視成長之傷的能量，才能梳理回憶與成長中點點滴滴的缺憾，或有和解的可能。平路白白：「其實，你早就應該著手去寫……就因為你是作者，你知道，敘述本身是一個問題。你很清楚，敘述意謂著重新連接，透過文字的勾連過程，忘記的事顯出新的意義。」⁹⁴作為寫作者或許不得不寫，因為來自家屋中成長的幽暗，期待透過書寫得以得到撫慰或療癒。

郭強生在書末說，「也許這也屬於療癒的一種吧？該面對的，都去面對了，也就無罣礙了。」⁹⁵在回憶中直接面對成長中曾有認同的雜音，面對曾經以為自己渴望愛的彆扭與努力，或者是期待離開家屋不向家人索求的心靈自由，這些點點滴滴的私我成長經驗與認同纏繞，透過文字書寫，有了整理的力量。整理過後，是讓曾經於家屋、家族中成長的幽暗經驗，轉為能量，至少不要內化成負向的認同，平路說：「你告訴自己，接受身上的罪咎，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在於……不必被它一路拖曳……不要讓它成為往前走的負擔。」⁹⁶也許，這類作品的書寫，也帶領作者走了一趟回憶之旅，旅途的終點

91 平路，〈去年白雪〉，《袒露的心》，頁193。

92 郭強生，〈悲傷，我全力以赴——後記〉，《何不認真來悲傷》，頁235。

93 同註92。

94 平路，〈楔子〉，《袒露的心》，頁19-20。

95 同註92，頁236。

96 平路，〈時間之二〉，《袒露的心》，頁177。

或收穫，或許和曾經設想的不同，但也更有力量，甚至有了理解人世間不圓滿的心量。⁹⁷

誠然，平路因幾年間父親、母親過世，中間夾雜著自己身世之謎的追索，而郭強生也在那幾年間，面對母親、哥哥的離開，也許在傷逝中，成長於家中的許多心事、心境，也因為艱難、悲傷的時刻，不得不寫，「不是逃離，而是面對的時候了吧，終於？我聽見自己這麼說。」⁹⁸而才有了理解成長經驗、父母角色、家人之間的關係，甚至是自己的新的方向。

如果我們想釐清我們之所以依戀一特定地點的種種幽微暗影（nuances），及其種深層緣由，勢必牽涉廣泛。對現象學者來說，這些幽微暗影必須被視為某種心理現象的初步湧現。此幽微暗影，並非外加的、表面的色彩使然。因此我們在說明我們如何住出自己的生活空間時，必須考慮到所有生活上的辯證，考慮到我們如何日復一日，落腳於「人世一隅」（coin du monde）。⁹⁹

童年時期，或許父母作為家屋安全與保護感的提供者，也成了平路、郭強生愛與溫暖的全然盼望來源，然而，也正是家屋中的父母長輩，在這個部分或因身世之謎，或因夫妻感情狀況，讓家中的氣氛，家屋的空間，不全然明亮，而是對兩位作者的回憶與書寫而言，成了「光亮中隱藏著惡夢，是光影交錯的空間」。¹⁰⁰然而，隨著家族書寫散文的自剖，認同與回憶篇章的開展，在自省的力道下，或許看見的是和解的可能。袒露是第一步，「我們這個家，一直是被太多的祕密糾纏控制，一家人真應該再這麼繼續過下去嗎？」¹⁰¹如果不

97 郭強生語：「從憂傷與痛苦中站起來，心變得比以前柔軟了，也讓我真正感受到，什麼叫弱勢與邊緣的有苦難言。」引自氏著，〈悲傷，我全力以赴——後記〉，《何不認真來悲傷》，頁236。平路語：「簡單說，如果不是你的出身，對畸零的人，你不會生出深刻理解的心願；對於晦澀的心理狀態，你不會充滿剖析的興趣。」引自氏著，〈去年白雪〉，《袒露的心》，頁194。

98 郭強生，〈總是相欠債〉，《何不認真來悲傷》，頁26-27。

99 加斯東·巴舍拉，《空間詩學》，頁65-66。

100 李嘉瑜語，原用以形容琦君懷舊散文中的家屋空間，光影交錯象徵著大媽、二媽兩位母親帶給她的家屋意義。參氏著，〈琦君懷舊散文中的家屋空間〉，《國文天地》30卷7期（2014.12），頁37。

101 郭強生，〈誰在燈火闌珊處〉，《何不認真來悲傷》，頁117。

袒露面對，那麼家屋／私我認同中的陰暗處，永遠仍是不見光亮，「有些傷口永遠不會好，我們只是學會了如何躲開，那些穿透記憶，會照見皮骨的陰冷放射線」，¹⁰² 當透過家族書寫不再「錯過與自己的對話，疏於觀察自己內在所經歷的種種變化」，¹⁰³ 才有了試著寬容、接納自己的契機。

郭強生意識到「把父母當人看，我們往往都在逃避，因為覺得殘忍——對自己殘忍。所有的痛，父母畢竟已經都走過來了。怕痛的，其實是我們。那麼，父母究竟該不該讓孩子從小就明白一個道理：一個家的存在不是天經地義的，而是他們用了多少的辛苦與容忍才換來的？」¹⁰⁴ 一個家的維持本就不易，而父母亦有自己的人生課題，關於上一代、生存、婚姻、理想等，當看見父母不僅是父母角色，亦是人子時，原本純然自傷的心情有了複雜的感受，才發現自己似乎亦不曾真正去試著理解對方。

平路亦曾質問：「遲了？都遲了？你怎麼變成……今天的模樣？如果在另一個家庭裡長大，如果那個家庭沒有包含那麼大的秘密，你將會長成怎樣的一個人？」¹⁰⁵ 若非長於一個有著祕密的家庭，父親外遇，母親一直養著父親與外遇對象生下的自己，會不會自己的家屋空間／私我認同將明亮許多？直至父親過世都不曾揭露她的身世令她在傷逝之外，還多了一層層質疑，「理解過世的人確實困難，你想不清楚父親為什麼瞞了你一生一世。」¹⁰⁶ 然而，在母親病床前，她卻發現解決自我認同、親子關係的關鍵，正在自己身上：「原來這些年母親一直在等，等你真心認錯，說出對不起她。你低下頭認錯的同時，你發現母親原來願意，她願意真心接納你。當你真心認錯，緩慢說出『媽媽，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媽媽』，你頓時悟到……原來和解並不困難。……這不是你衷心盼望的時刻？」¹⁰⁷

於是以袒露的心梳理家族書寫後，平路了悟到母親當年作為一個面對丈夫背叛的人，心情應該有多麼難受，她甚至易位而處，想像若是自己遇到類似

102 郭強生，〈微溫陰影〉，《何不認真來悲傷》，頁110。

103 郭強生，〈悲傷，我全力以赴——後記〉，《何不認真來悲傷》，頁236。

104 郭強生，〈請帶我走〉，《何不認真來悲傷》，頁37。

105 平路，〈聯繫之二〉，《袒露的心》，頁116。

106 平路，〈父親〉，《袒露的心》，頁118。

107 平路，〈母親〉，《袒露的心》，頁151。

的狀況，該如何面對丈夫與小孩，恐怕不能做得比母親當年更好。於是她這麼做：「緊握住母親的手，你悔恨地想著，為什麼之前錯過了那麼多時光？直到這一刻，角力快到盡頭，你才看到她身上有傷、你身上也有傷。你清楚看見，母親是個感情受傷的孩子。最後在加護病房裡，你對她，終於有了敞開心扉的片刻。跪在她床邊，你撫著她的創痛，如同撫著自己身上的創痛。」¹⁰⁸如同郭強生理解了父母的時代背景與個人生存的難處，平路也理解了母親像是個在婚姻裡受傷般的孩子。

回到這本書開頭。那一天，在溫泉池邊，你以為生命即將結束，結局近在眼前，你向父母道歉，祈求他們的寬宥。

向父母道歉的瞬間，生命的雜質落盡了，湧上來的皆是體悟。

接下去，你恢復了神智。日子繼續進行，或是留給你多一點時間，讓你藉著書寫……成為更有反省力的一個人。寫著寫著，念轉、業轉，你時而若有所悟，時而有片刻的圓滿：就算是幻象也好，掛著圓月亮的夢裡，童年乘涼的院子麼？那一瞬間，你把小小的自己抱回來，抱在自己的膝頭上。¹⁰⁹

家族之秘、成長之傷，因為透過第一人稱「我」袒露，而有了理解和面對的可能性。曾經平路論及寫作之於自己：「寫作最實惠的地方，對我，在於更理解自己。形塑我書中角色，如同理解自己，需要抽絲剝繭，一層層剝開記憶、解除密碼鎖，那是難度極高的一項手藝。『人心是遙遠的國度』我喜歡這樣的說法。」¹¹⁰然而，直至寫了「自己」，才試著真正理解自己，也整理了自己認同之路。於是在書末，平路有了釋懷，這份釋懷帶她重構美好、明亮的

108 同註107，頁157。

109 平路，〈去年白雪〉，《袒露的心》，頁198。全書最後一段落。

110 平路，〈致想像中的讀者〉，《INK印刻文學生活誌》12卷4期（2015.12），頁63。

家屋空間／私我認同，這裡曾經的噩夢空間轉為美夢，美好夢境投射的家屋空間，在童年的院子裡，寬闊、舒服、微涼、自在，在這圓滿的、皎潔的空間，「我」重新擁抱了自己，圓滿了認同，透過家族書寫，直到最終章。

在江鵝《俗女養成記》、李屏瑤《台北家族，違章女生》，或許童年的家屋空間書寫不若平路、郭強生的書中那樣陰暗曲折，然而作為前節所提，在二書中出現的性別角色認同雜音，則也透過了寫作得到了和解的可能。李屏瑤認為關於此書的寫作是：「別人希望妳要的、只是因為得不到想要的、妳真正想要的。這些選項時而重疊，時而離散，寫下來作為整理，也是指認。」¹¹¹而江鵝的認同亦在寫作之前翻轉，透過書寫紀錄了這樣的轉折：

……那張優秀又好命的女人藍圖，我勉勵跟著長了大半輩子的，我看也就這樣算了，長成了的部分沒讓我容易多少，長不成的那些顯然這輩子就不干我的事。兩年前我還長盼著，有人可以在生活裡告訴我「沒關係」，不要盼著盼著倒是發現，有什麼好講的本來就沒關係。……年過四十開始讚許自己普通得理直氣壯，這一點我到要歸到成材的那一邊去。¹¹²

普通得理直氣壯，是江鵝送給自己的新認同，甚至她發現自己不必等別人給予、拯救、療癒，她自己或許長成了那個跟自己說「沒關係」的人。不願再當性別樣版女子。

而在平路、郭強生的家族書寫散文中，父母婚姻的些許波瀾，曾經是童年、成長中的自己印象中不敢碰觸到底的祕密，甚至是造成家屋空間有了陰暗面像的原因之一，直到在多年後家族書寫的回望中，才重新認同父母作為一個人，如何處理自己的家族、婚姻的挑戰。或許因為世代的社會氛圍差異，李屏瑤的《台北家族，違章女生》中，童年的回憶裡固然有發現自己不同於所謂一般家庭想像的組成公式，然而，卻在家族書寫開始前，她曾經對母親作為一個

111 李屏瑤，〈後記：違章處理要點〉，《台北家族，違章女生》，頁253。

112 江鵝，〈自序：普通女人〉，《俗女養成記》。

女子、甚至母親，處理自己的婚戀選擇有了了悟：「可能有點肉麻，但在這個瞬間轉瞬即逝，我試著將那句煉丹一樣放置了多年的話說出口。我對媽媽說，離婚真的是妳一生做的最好決定。」¹¹³ 這個領悟，早於書寫開始之前，但也晚於私我認同理解自己之後。

童年時候的她，曾經目睹父母吵架的瞬間，而且那個她曾經伸張自己主張的瞬間，似乎成了母親決定離婚的堅強理由之一，也讓性別認同的傳統規訓有了破口：

印象最深的在高速公路上，父親不知為何又發怒……母親跟我坐在後座……生命掌握在他人翻來覆去的手，只能等待父親的怒意消退。……兩歲的我伸出手，握住母親的手，我對她說「不要怕，我保護妳。」我不知道這句話在她心中起過多大的波瀾，在我成長的經歷中，曾經反覆聽母親提起後座的片段。我只知道，如果一個兩歲孩子的鼓勵，能對二十四歲的年輕女性起這麼大的作用，那麼，這個人生活勢必過得很慘。再過兩年，她終於決定離婚了。¹¹⁴

這段回憶中，家庭房車作為延續的全家福象徵，¹¹⁵ 父母作為家屋的擁有者、照顧者，卻是給了童年作者強烈家屋正面臨風雨飄搖的動盪感。幼年時想保護母親的李屏瑤，成長的過程中，曾經對父親亦有怨懟。然而與平路、郭強生相似的是，她也記錄了自己某個瞬間理解父親作為一個人而不只是父親角色的瞬間，對父親的怨嘆有了和解的一點可能，在父親過世幾年之後。「三十歲左右我才體認到，有些父親從來沒準備好要當父親，他們比較適合過兒童節。只是父母要活得夠久，我們才有和解的可能。但我願意單方面發出原諒的訊息，往某個浩瀚無垠之處。父親節快樂，以及兒童節快樂。」¹¹⁶

113 李屏瑤，〈最高的離婚〉，《台北家族，違章女生》，頁81。

114 李屏瑤，〈父錄〉，《台北家族，違章女生》，頁97。

115 江鵝亦有「車裡是一個美滿家庭的景象」語，透過書寫房車與家人的回憶畫面，認取這是一幅全家福的象徵。參江鵝，〈恁老母〉，《俗女養成記》，頁191。

116 李屏瑤，〈我爸的車〉，《台北家族，違章女生》，頁94。

或許無論是哪個世代的作者，透過書寫家族史散文的自剖，袒露自己成長之傷，看見成長中家屋印象的幽暗，才有了理解家人與自己的線索，書寫亦成了梳理私我認同、重新擁抱自己的路徑。只是，「我並不討厭那個偶爾不合時宜的自己」，¹¹⁷ 早於前輩作家先前的認同，在許多回憶的瞬間，發現了認同自我的片刻光亮，由自己開始。長成在性別樣版認同的雜音，梳理了想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的自我認同，帶來的是理直氣和的寬容並蓄，認同彼此，不怪罪彼此，只因理解了各自的人生難題與家庭角色位置。江鵝以為「聽不聽話都是自己的選擇，我的人生沒有一絲一毫需要怨嘆家裡的大人們。」¹¹⁸ 不管是童年誤吃半顆的的蟑螂蛋，還是成年後發現不適合自己的樣版性別角色觀點，營不營養，或許真假參半，然而，自己的人生與認同，自己負責，這是重新認同了自己、也理解了家人的和解原因。

李屏瑤則在書末仍然以違章建築象徵了自己的人生選擇：「說來很巧，生平第一間租的房子正是鐵皮加蓋，在颱風天會擔心屋頂被掀翻，母親很擔心，要我不如連夜趕回老家，儘管害怕，我還是想跟自己的房間待在一起。」¹¹⁹ 一如前文所摘錄，李屏瑤認為寫作本書是指認自己成長一路而來的選擇，出現在生命中的選項很多，選擇與家族、父母期望的不同並不容易，然而，「曾經令人感到痛苦的，現階段可以回頭去面對，如同在噩夢中停止奔跑，轉身細看魔鬼的面孔身形，違章建築也可以長成霍爾的移動城堡。」¹²⁰ 儘管此刻理直氣壯的認同自己，但家族書寫的散文自剖，仍然記錄了成長過程中，如何重構自己的挑戰，這一路的奔跑的艱難。選擇跑向與舊有家屋象徵秩序的不同方向，因為曾經隱隱約約、跌跌撞撞地認可了自己，因此整理述說成為重新冷靜觀察成長的可能媒介，家族書寫則是這些袒露、理解交互進行的許多片刻歷程的重要整理。家屋中成長之傷的袒露與整理，既是回憶的再現，亦是私我的認同，和與家人和解的共同路徑。

117 江鵝，〈錢是省出來的〉，《俗女養成記》，頁153。

118 江鵝，〈菜包裡的紅豆〉，《俗女養成記》，頁199。

119 李屏瑤，〈後記：違章處理要點〉，《台北家族，違章女生》，頁253。

120 同註119，頁254。

五、結語

文本裡的地方不只是帶我們回歸歷史現場而已。空間在文學裡如何被表述、為何被表述，本身就是觀念史、文化史中有趣的考察項目。¹²¹

本文試著耙梳2010-2019年間，台灣文學中家族書寫的散文類型作品，發現不同世代（四、五、六、七年級）的代表作家，皆有以家屋裡的私我認同為書寫材料的作品篇章，嘗試以此為研究取材，或可視為一個文學史之補的參考座標。這些作品將家屋作為成長中初步形塑個人認同的空間場所描述，它是記憶的再現，是認同情感與空間地景被一次次重新整併的回憶錄。透過散文類別的書寫，試著重新建構當年的建築空間，也試著與成長歷程養成的私我對話，透過這些對話的縫隙，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如何觀看這些曾經回憶的片段，而家屋又如何象徵隱喻般的駐進了私我成長的關鍵時刻。同一本著作中，面對同樣的事件與關係，在一次次流動的、非固定的觀看與對話中，「如此累積反覆，反覆刮除重寫。人在空間中流變，地景何嘗不是恆常處於變化之中？」¹²²對「家庭」、「家屋」、「家人」的經驗與認識似乎也有了鬆動、重建的可能。

而綜觀這些散文類型的家族書寫，似乎又可分為兩種刻劃訴說家屋空間與成長的故事路徑，其一為揭開家族之秘、自我成長之傷，嘗試重新理解自己與家人。其二為回顧家庭性別的架構想像，透過書寫認取那個理直氣壯長得不符合期待的發展史，重新看見某一個選擇鬆動的瞬間，自己如何思考著自己想長成什麼模樣。前者為透過揭開或許一直逃避的家屋裡的不快，以直面成長之傷，重新擁抱那個曾經在家屋中渴求明亮、愛與照護的自己，「療癒親情失落的傷痛……成為生命堅強的力量」。¹²³因為透過文學的轉化力量，揭露了與家人互動的細細瑣瑣的不歡快，從隱於私我認同的貶低與家族的祕密交

121 范銘如，〈文化原鄉的魅惑〉，《書評職人》（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19.12），頁262。

122 同註121，頁263。

123 簡瑩萱，〈虛實交錯的家族書寫——論《逆旅》及《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有鳳初鳴年刊》，8期，頁641-655。

纏中，重新找到認可自己與理解家人的雙向和解可能。後者是性別認同的雜音回顧養成史，「家是我們身分建構的起點，也是我們認識並思考世界的立足點。」¹²⁴ 在成長過程中，有些性別樣版的養成模樣想像，透過家屋裡管理者的教育方式，日復一日嘗試將家中兒女打造成每個世代訴求的女子成就想像模樣，然而，這類文本透露著作者往往在當下已然或有認同雜音，只是隨著自己長大歷練，找到自己重新立足於世界的參照點了。

然而無論是上述哪一類型的刻劃、訴說取徑，這裡頭都帶著許多作者個人的文學口吻，以及生命中所要處理的核心私我理解關卡，找自己，理關係，透過書寫家屋中的成長回憶，拆拆補補，重新建構成一個新生而或更有力量的私我認同。這裡頭又難以說有不同的文本之間有可化約的敘寫公式，從而反映了散文類別的家族書寫作為文學類型，仍有其文學抒情之本色，難以一概化約。特別是處理私我的成長經驗與認同，不同取徑通幽，期待袒露直面之後的認同新生，與過往之傷和解，有前行的力量。見證作者透過這樣的書寫，一路行到最後的認同療癒，或如平路所說：「榮格說：『唯有受過傷的醫生才會療傷。』當然，更可能的是《袒露的心》毫無療效，而作者不能夠不寫，這個處方只適用於一個人，僅僅是作者試圖療癒自己的告白。」¹²⁵

沒有選擇，意謂著最後的出口只能從自己的那顆心出發。……這本《袒露的心》絕非只是揭開了生母之謎這個真相而已，它讓我們看到，真相透過了時間與生死的檢驗，才是真正的理解。而閱讀這本自傳書寫最大的感動就在於，作家也同時告訴我們，原來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那麼一個黑洞，而那個黑洞中竟藏著最深沉的愛與寬容，人生的答案就在那裡等著我們。¹²⁶

同為創作者與讀者，郭強生從這樣的文本中讀到了家庭之傷的讓人幾乎

124 同註121，頁263。

125 平路，〈後記〉，《袒露的心》，頁224-225。

126 郭強生，〈愛，沒有選擇〉，《袒露的心》，頁233-235。

難以招架的幽暗沉痛，然而這裡頭揭示了一種真正的理解、愛和寬容，人生繼續前行的解方。而這股因為透過散文家族書寫袒露的力道，而湧出的彷彿真正理解後的新生力量，許多讀者都讀到了，郝譽翔說：「從起初的疑惑，進而憤怒掙扎，乃至理解寬容，到最終的放下。……在黑暗中點起了一盞溫暖的燈，讓曾經受傷而冰冷的心，都在那之間柔軟了下來，因此看見慈悲，看見愛。」¹²⁷ 楊佳嫻以為在家中私我認同與是否被愛的懷疑，「幾乎等於一趟冥河之旅，活來，死去，且更知道活。」¹²⁸ 向陽則說「這是一本至情之書，平路勇敢袒露人生中無可奈何的瘡疤，終於不再被奇特命運所綑綁；這也是一部深情之書……糾結盡解，只留一片歡喜。」¹²⁹ 本文囿於筆力，尚無處理讀者閱讀這類作品的反映，是否當一個文學斷代史的補注座標隱然成形時，暗示某一種祕密讀者被召喚？¹³⁰ 讀者從這類文本中讀到了什麼人生處方？拋磚引玉，尚待未來或有論者進一步探問。



127 郝譽翔，〈事物的核心〉，《袒露的心》，頁237。

128 楊佳嫻，〈活著〉，《袒露的心》，頁249。

129 向陽，〈隱情與真相交織的家族史〉，《袒露的心》，頁255。

130 張誦聖認為：「在台灣文學場域逐步邁向常態化的年代裡，不同類型的美學藝術型態和相應的文學生產硬體組成了幾個易於辨識的文化叢聚體」，參氏著，《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04），頁421。而家族書寫似乎各有姿態，未成為某一類文化叢聚體的產出文類美學，也或許尚有研究空間。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王俊雄，《痛苦編年：給世人的安慰之書》（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8.11）。
- 王盛弘，《大風吹：台灣童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08）。
- 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出版社，2003.07）。
- 平路，《袒露的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7.04）。
- 曲潤蕃，《走出魔夢》（台北：文訊雜誌社，2016.01）。
- 江鵝，《俗女養成記》（台北：大塊文化出版公司，2016.03）。
- 吳妮民，《暮至臺北車停未》（台北：有鹿文化公司，2015.05）。
- 李屏瑤，《台北家族，違章女生》（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19.09）。
- 柯裕棻，《洪荒三疊》（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3.05）。
- 范銘如，《空間／文本／政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07）。
- ，《書評職人》（台北：聯合文學出版公司，2019.12）。
- 郝譽翔，《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追憶逝水空間》（台北：九歌出版社，2011.04）。
- 張鄧忻，《我家是聯合國》（台北：玉山社，2013.07）。
- ，《孩子的我》（新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18.05）。
- 張曼娟，《我輩中人：寫給中年人的情書》（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8.03）。
-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04）。
- 梁雅英，《愛之味：散文集》（新北：遠景出版社，2019.05）。
- 郭強生，《何不認真來悲傷》（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5.09）。
- 陳又津，《準台北人》（新北：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5.11）。
- 黃宗潔，《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上、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公司，2013）。
- 黃春美，《時光那端遇見你》（新北：遠景出版社，2017.06）。
- 黃博志，《藍色皮膚：老媽的故事》（新北：無限出版社，2013.10）。
- 廖淑華，《鷺鷥飛入山》（新北：遠景出版社，2013.02）。
- 劉素霞，《日照枋寮坑溪》（新北：遠景出版社，2019.12）。
- 鄭麗卿，《回娘家曬太陽》（新北：二魚文化公司，2014.06）。

龍應台，《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台北：天下雜誌出版公司，2018.04）。

薛好薰，《海田父女》（台北：寶瓶文化事業公司，2011.08）。

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4.02）。

二、期刊論文

平路，〈致想像中的讀者〉，《INK印刻文學生活誌》12卷4期（2015.12），頁63。

李嘉瑜，〈琦君懷舊散文中的家屋空間〉，《國文天地》30卷7期（2014.12），頁34-37。

林芳儀，〈守望生命：論洪素麗家族書寫中的自然與療癒關係〉，《華文文學與文化》2期（2012.12），頁81-108。

胡衍南，〈論「外省第二代」作家的父親（家族）書寫〉，《清華中文學林》1期（2005.04），頁109-134。

郭強生，〈人間難得有情癡：張曼娟《不說話，只作伴》中的感情習題〉，《文訊》249期（2016.07），頁68-69。

——，〈五年級的歸去來兮——《平安》的懷舊與內省〉，《文訊》224期（2004.06），頁24-25。

——，〈鄉愁的詠嘆：閱讀米蘭昆德拉《無知》〉，《文訊》211期（2003.05），頁22。

陳坤虎、雷庚玲、吳英璋，〈不同階段青少年之自我認同內容及危機探索之發展差異〉，《中華心理學刊》47卷3期（2005.09），頁249-269。

陳姿妙，〈《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中「家」的記憶書寫〉，《雲科漢學學刊》15期（2014.02），頁35-52。

彭珮貞，〈無父無家者的精神祭典——論陳玉慧《海神家族》中的憂傷書寫〉，《中正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15期（2015.09），頁95-113。

黃錦珠，〈現實是無名的——讀郝譽翔《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文訊》309期（2011.07），頁122-123。

劉思坊，〈記憶的肢解和重塑——論張大春家族書寫策略的轉移〉，《思辨集》11集（2008.03），頁121-135。

簡瑩萱，〈虛實交錯的家族書寫——論《逆旅》及《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有鳳初鳴年刊》8期（2012.07），頁641-655。

三、學位論文

黃宗潔，〈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

楊心怡，〈九〇年代以降台灣女性小說的家族書寫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

詹淑鈴，〈陳玉慧與郝譽翔的尋父書寫〉（台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7）。

劉曉恬，〈當代台灣女性作家鍾文音、郝譽翔的成長記事——以阿德勒個體心理學分析文本中自療過程〉（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

四、電子資源

洪佳如、佐渡守，〈平路×郭強生對談：袒露、叩問與和解〉（來源：<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387>，檢索日期：2021.04.28）。

陳琬分，〈為什麼非是散文不可？《神在》崔舜華：「有些事情我用詩辦不到。」〉，《博客來閱讀生活誌》，2019.05.03（來源：<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2110>，檢索日期：2020.12.31）。

